

阿米尔·汗:新星诞生

◆ 印 克里斯蒂娜·丹尼尔斯

阿米尔·汗因为电影《摔跤吧,爸爸》热映,而为我国观众所熟悉和喜爱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,阿米尔·汗就成为印度家喻户晓的新星,为印地语电影业带来青春气息。

一个不可调和的爱情悲剧,将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古老悲剧叙事,放在了印度大环境下,也打破了一些陈词滥调。阿米尔作为伯父的助理导演,被选定作为男主角的候选人。因为他帅气、智慧,而且很会表演。当时的印地语电影多是大团圆结局,相对来说,《冷暖人间》非常冒险。

电影终于迎来了公映,观众反响让所有人大吃一惊。银幕上,阿米尔抱着吉他唱道:“爸爸说我一定会出息的”,这一桥段几乎激起了所有年轻人的共鸣。散场后,观众们为了见阿米尔一面,纷纷在影院门口排队。

《印度每周总结》杂志这样描述“《冷暖人间》效应”:“这部影片无论得到怎样高的票房,都必不是弄虚作假,因为它当之无愧。《冷暖人间》中,男主人公没有歇斯底里地释放,他像邻家男孩一样平易近人,以真实之风席卷了全国,击败了那些银幕上看似不可战胜的英雄。影坛进发了一位新星,而他也将成为电影界永久占有一席之地。”

就在英雄主义电影盛行的时代,阿米尔和玖熹用他们的青春,为影坛送来了一阵清风。古板的复仇、正义、审判题材的电影,被他们这种爱情至上主题的电影所取代。以他们为代表的城市新

兴派,开始了与崇拜英雄的守旧派的斗争,也可以说,是现代与传统的斗争。

阿米尔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小伙子,他虽然帅气逼人,却与80年代的一般巨星不同,因为他不是那种战无不胜的英雄。在《冷暖人间》中,男主角是会被坏人打,也需要朋友解救的。

但是,正如曼苏尔预想的那样,青年观众非常喜欢这部电影,阿米尔的海报迅速取代其他明星,占领了全国青少年的卧室。就在《冷暖人间》上映百天的庆祝会上,疯狂的粉丝差点把阿米尔的衣服撕烂!

《冷暖人间》还获得了印度“国家电影奖”最佳影片奖,阿米尔一炮而红,为自己的事业开了个好头,阿米尔引领了印地语电影界的一个新纪元,一位能够重新定义印地语电影的新星诞生了。

爱情降临 曾经隐婚

“阿米尔结婚了!”是谣言,还是确有其事?这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八卦。阿米尔意识到,《冷暖人间》的成功,使他不得不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有所保留。其实,《冷暖人间》还在拍摄时,阿米尔就已经和芮娜·达塔结婚了。

从表面上看,芮娜和阿米尔没

有交集。她毕业于美国圣泽维尔的统计学专业,父亲是一位印度航空官员。唯一近水楼台之处,就是从她印度航空公寓的家中能看到阿米尔家的阳台。在后来的采访中,阿米尔承认自己被她的幽默所吸引,这和他“臭名昭著”的恶作剧癖好倒是非常相配。此后就是有些冒险的求爱,和电影里的情节有些相似。

二人生活背景的差异,让他们的结合看似不可能。但是,就在芮娜成年的时候,他们上演了一出私奔戏码——21岁的阿米尔和刚到结婚年龄的芮娜登记结婚,然后各自回家做了一段时间的“隐婚族”。直到芮娜的姐姐有所怀疑,并向父亲告密,芮娜才正式搬入阿米尔家,向双方家庭公布了婚讯。塔希尔·侯赛因马上就接受了这个儿媳,欢迎她成为家庭一员。但是芮娜的父母却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。

达塔先生非常不高兴,甚至气出病来住院了。就在此时,阿米尔去看望岳父大人,并用自己的行动打动了岳父,获得了他的认可。

二人就此开始了16年的婚姻生活。这期间,他们承受了来自媒体的各种压力,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,阿米尔说:“她和我相识的时候才18岁,而我才20岁,所以某种意

义上来说,我们是一同成长的。”在《冷暖人间》上映后的一次采访中,玖熹爆料:“阿米尔每天都给芮娜写信。有一天,剧组从乌提转战到班加罗尔拍摄,阿米尔突然联系不上芮娜了。剧组的车已经准备好,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,阿米尔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,坚持一定要和芮娜联系上再走。”

《冷暖人间》即将上映时,不会有观众想知道帅气男主角已婚的消息,因为这只会给电影带来负面影响。在后面的采访中,阿米尔说自己从来没有隐瞒已婚的事实,但也从来没有人问他是否结婚,他就顺势保持沉默了。

儿子出生 改变人生

芮娜一直远离娱乐圈,她在旅行社工作了一段时间,乘公交车上班,没有因为阿米尔妻子的身份而改变什么。但是有报道称,她还是不能无视亿万粉丝对自己丈夫的狂热崇拜。在她的电脑培训课上,学生们甚至请求推迟考试,以便去看《讲心不讲金》的首映。

阿米尔和芮娜就这样,同一个世界生活,却在不同的世界工作,经历着明星夫妻要经历的种种高潮和低谷。夫妻俩最吸引媒体注意的时候,就是他们的两个孩子朱奈德和艾拉出生时的时候。2009年,阿米尔接受采访时回忆:“1993年,我的儿子朱奈德出生了,这改变了我的。我还记得那种初为人父的感受,什么都变得与众不同,我的责任,我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那种感觉真的很神奇。”

阿米尔在开始自己影视之旅的同时,也开始了作为一名年轻丈夫、年轻父亲的道路。

(选自《阿米尔·汗:我行我素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6月本文有删节)

他们的上海前夜

王唯铭



31.长眠于上海静安寺路的外国公墓

那么,雷士德留给上海究竟有多少财产呢?根据雷士德基金会雷士德遗产所作的统计,截至1926年,雷士德全部资产估价为1434万两白银,由于雷士德的遗产多半为房地产,仅土地就有600余亩,到1927年,雷士德基金会再次估价时,遗产总价已经飙升为2000万两白银,其时,赫赫有名的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全部注册资本也只有2000万两白银,这个细节足以佐证雷士德创造的财富有足够的雄厚。

1924年12月的一天,在律师面前,雷士德签署了他的一份遗嘱,一开始,雷士德是这样叙述的:“在将近六十年中,我主要和永久的定居处一直在中国的上海,现在如此,以后也将如此;很久以前,我就选择了中国作为我的户籍,目前就是这样。”

随后,雷士德在遗嘱中明确规定,当他去世后,他名下的全部产业都委托工部局管理,并由他指定的亲朋好友监管,但全部钱财都必须用于发展上海的教育、卫生事业。

一、少量遗产赠与个人。二、现金赠与现有的慈善团体,以照顾盲人、贫民、需要救济的和无处栖生的儿童。三、赠与华人医院一大笔资金以维持他们为贫民的免费服务。四、一笔较小的资金赠与另一帮助所有国籍贫民的医院。五、为圣三一教堂附属学校的重建捐赠。六、余下的全部资产建立雷士德基金,用于承担下列任务:A.建立四年期的奖学金,帮助上海儿童进入达到大学预科以上的上海学校。B.捐赠建立能容纳300人以上的雷士德学校,对中外学生开放,特别对中国学生。C.捐赠在上海建立雷士德医药研究院和雷士德工程研究院,这些研究院吸收任何国籍的学生,特别照顾中国籍的学生。

两年以后,雷士德溘然长逝,与此同时,麦克劳德、马立斯、柯别特和内雄,以及后来工部局推荐的贝尔,这五人,监管起雷士德基金会的全部资产,并践行着雷士德生前的那

些伟大愿望。

上海立刻轰动了,人们,华人,上海人,则有一种特别的感动,他们中自然有不少人为雷士德的善行、善举而潸然泪下:在客居上海的所有西方大亨中,雷士德对华人之好,可以说是绝无仅有,分别获得雷士德捐赠的华人组织有中国盲人院、董家渡穷苦小姐妹会、虹口黄包车夫会、南市穷苦精神病院,等等等等。雷士德尽管身为巨富,生前,却是超常节俭,他不给自己享受的权利,他放逐了自己人性的一切欲望,这样的巨商,竟然没有买上一辆小轿车,出门总是临时雇辆黄包车,也因此,他对上海马路上含辛茹苦的那些黄包车夫,有一份特殊情愫,遗嘱中,特别关照将五万两银子捐赠给了“上海车夫福音会”。

今日,尽管人们有意遗忘或完全无知于雷士德所做的伟大善举,但在并不遥远的20世纪30年代,按照雷士德遗嘱中的要求,有仁济医院、雷士德工学院和雷士德医学研究院在这座城市一一落成。

我就不说仁济医院和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了,只说雷士德工学院,这所被称为“中国第一所按照英国模式教学的全日制技术学校”,它为中国、为上海培养了第一代具有职业精神的技术员工,而正是这些员工,后来,为上海的第一次黄金时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1945年后,重获自由的英国人要求南京国民政府让雷士德工学院恢复开学,但因之前雷士德工学院已被日本海军占用,这时的校舍被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敌产没收,又由于战乱导致了雷士德基金会资金的严重流失,雷士德工学院这口气再也没有恢复过来,直到1949年以后,它成为了上海海员医院。

1926年5月16日,雷士德先生长眠于上海静安寺路的外国公墓中。

从1867年来到上海,到1926年去世,雷士德将上海当成了他的家,他的尸骸与灵魂,都永远地落定在了这片土地上,与此同时,他将自己创造的一切也献给了这座城市。雷士德是那么的与众不同,那么的超越世俗,他的内心是一片无比丰富的海洋,还是一片无比湛蓝的天空,但我们真正地理解并认识了他吗?我们真正地深入到他玄妙而又充满了奥秘的精神世界中去了吗?

32.刘云翔离开邓府

男人们一旦对某些事情上了瘾,第一个忘记的人就是他的妻子。蒯佩瑶和刘云翔度过了一段相对自由、安静、闲适却又内心凌乱的时光。两人一起在珮园的花园里漫步,蒯佩瑶带刘云翔去找中医按摩,陪他回白市驿的空军基地,看看还有哪些兄弟还活着(兄弟们告诉他,自从零式飞机出战以后,每当空袭警报响起,他们也要“躲警报”了,把飞机开得远远的,以至于老百姓都笑他们是“躲警报的飞机”);去外面的饭店吃饭,在烛光下共进晚餐;一起看电影看话剧,为人家的悲欢离合掏一把同情之泪,再暗自叹息自己的命运;重新在嘉陵江边的乱石滩上散步,只是再不能手挽手,再不能一起跳过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,再不能肆无忌惮地欢笑、奔跑,甚至也不能幻想共同的未来。多数时候,他们相视无言,彬彬有礼,发乎情,止乎礼。晚上在公馆的楼梯口,他们互道晚安,一个往左,回到自己的婚床,一个往右,回到他孤独的梦乡。许多话欲说还休,许多感慨深埋心底,许多遗憾空对明月,许多冲动雾中飘散。

就像这个晚上,他们去看美国电影《乱世佳人》,郝思嘉说的一句台词让蒯佩瑶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。“失去某人,最糟糕的莫过于,他近在身旁,却犹如远在天边。”黑暗中,刘云翔悄悄递过来一块手绢,她接过来了,随即想拉住他的手,但他坚决地缩回去了。就像当年他在球场上轻轻地推开她的那块丝绣手帕。

晚上回到家,又实行灯火管制了。半夜,忽然电闪雷鸣、雨横风狂。蒯佩瑶掌一盏风灯,穿着绸缎睡衣,裙裾飘飘地来敲刘云翔的门。“谁?”“是我。”“什么事?”“停……停电了。”“哦,经常有的事。”“海哥,我……我害怕。”“别怕,瑶妹,回去睡吧。”“海哥哥,开门吧,陪陪我。”“雨小了,雷也不打了,回去睡吧。”“海哥哥!”“瑶妹,我……我睡下了,我不能啊!”“海哥哥,你不开门,我就在你门口站到天亮。”“你就站吧。我睡军官宿舍时,习惯外面有人站岗。”

一个小时后,风停雨歇,一轮明月高挂在

窗外。刘云翔衣着整洁地打开了门,那个倔强的瑶妹还站在外面不停地咳嗽,刘云翔被门外的咳嗽声折磨得心如刀绞。她扑进他的怀里,用拳头撞他,他一动不动,眼泪温热地滚出来,滴在她的发梢,滴在她冰冷的睡衣上,再渗进她的肌肤,就像溅上的火星,引燃了那堆存放已久的干柴,烧得她浑身颤抖……

刘云翔突然深深地吸了口气,走到阳台上,拿起茶几上的一支烟,点上,猛吸几口,望着外面黑沉沉的夜空,将腹腔底下的情欲随同烟雾一起吐出来,缓缓说:“瑶妹,就当我已经战死了。即便现在还活着,很快地,我就会死去……”

就在那个雷雨之夜的第二天,魏蓝又来登门拜访了,重提去乡下休养的提议时,刘云翔马上就答应,而且,他们下午就离开了。刘云翔就像逃离一个温柔陷阱一去不回头。

《龙城飞将》首演日期终于定在4月10号,下午晚上各一场,不但所有的普通门票一售而空,就是价格高昂的荣誉门票也一票难求。国泰

剧院经理室的电话几乎被打爆,连电话局的接线小姐一听到要接国泰剧院,都会主动说,没有票了,先生。小姐,你明天再打吧,也许还有票。陪都的人们对这部戏的热情早在一周前就被煽动起来,报纸、电台都有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大幅广告,加之国泰剧院和投资方、演出方为抗战捐出首场全部收入的义举,更是让人们钦佩其大义,支持其壮举。抗战话剧在那个年代就是贫乏、苦难生活中的兴奋剂,也是紧张、恐惧轰炸下的镇定剂。生活纵然非常不易,能否活着也是个问题。但没有关系,我们先看话剧。

蒯佩瑶也买了两张1000元的荣誉票。“那一张当然是为你买的。”她给刘云翔打电话时说。他这段时间在白市驿的空军基地,在军医官的帮助下做左腿功能的恢复训练。他那天和魏蓝离开邓公馆后,并没有随她去乡下疗养,基地命令他归队,他当天就回去了。

4月10日的下午,春天的阳光和煦明媚,蒯佩瑶在国泰剧院门口见到了驾车来的刘云翔,还是那样一身笔挺的军装,大檐帽下一张冷峻英武的脸。

重庆之眼

范稳

